

声·生不息

——广播剧人口述史

徐伟东 刘国君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声·生不息

——广播剧人口述史

徐伟东 刘国君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声·生不息:广播剧人口述史/徐伟东,刘国君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4
ISBN 978-7-5203-2509-7

I. ①声… II. ①徐…②刘… III. ①广播剧—戏剧史—中国
IV. ①J809.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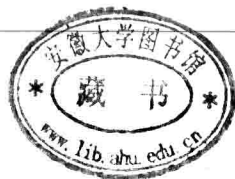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88700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陈肖静
责任校对 杨 林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40.75
插 页 2
字 数 588 千字
定 价 16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媒体时代中国广播剧振兴路径
(批准号：16BXXW040) 中期成果。



序 中国广播剧有了自己的口述历史

我国现代口述历史最早出现在 20 世纪 50 年代，进入 21 世纪，随着录音、录像相关技术的发展和运用，“口述历史”更以其图文并茂、声像竞显的新鲜形态赢得了受众的广泛关注。

“口述历史”由于是曾经亲身生活于历史某一领域或事件过程的参与者、见证人的亲自讲述，因而具有亲切、真实和特殊的价值。

中国广播剧特别需要有一部这样的“口述历史”，不少广播剧人都有这样的想法，而最终将这种愿望变为行动的就是对广播剧情有独钟的本书的两位作者。他们虽然接触广播剧较晚，但对广播剧的认识起点却很高，他们曾经这样写道：“广播剧是最具广播特色的艺术形式，是所有广播文艺形式中的重要节目样态之一。新中国的广播剧无论是传播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还是为人民提供优秀的文化精神产品、提升人民群众的审美趣味、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都发挥了巨大而深远的作用。”他们了解到，老一代广播人逐渐淡出历史舞台，不少前辈甚至离开人世，深感抢救和整理广播剧发展重要的历史资料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并且主动请缨，勇于担当。

广播剧人口述历史的采访工作从 2016 年 7 月开始，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辗转北京、天津、上海、哈尔滨和兰州等地，行程 5000 余公里，克服了天气炎热、不少当事人年事已高记忆力减退等诸多困难，完成了对 38 位广播剧人的采访，随后进入紧张的录音资料的整理工作中。本着还原广播剧历史真实的认真态度，他们将整理出来的文稿反复勘校并发给当事人，请他们再次严格把关，这种专业品质和敬业精神，令人赞叹！

有着六十多年辉煌的新中国广播剧终于有了自己的口述历史，这是中国广播剧界的大事，是中国几代广播剧人的喜事，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其意义非同寻常！

全国几代广播剧业者在半个多世纪的辛勤耕耘中，专心于广播剧的制作，将一部又一部的优秀剧作通过电波奉献给亿万听众，但却忘记了给自己写史、给广播剧写史，等到记起来要给中国广播剧写一部历史的时候，才发现其难度超乎想象，所以至今仍然没有一部文字记载的历史。《声·生不息——广播剧人口述史》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对历史的还原。讲述人是某一历史进程的参与者，实际上就是参与了某一历史进程的创造和书写，其讲述的珍贵在于真实，因此，“口述历史”必将给未来中国广播剧史的编撰提供大量有价值的史料和生动的细节，必将为未来的中国广播剧史注入显示广播剧历史风貌的鲜活的生命力。

中国广播剧在自己的发展历程中，曾经几起几落，但是广播剧人并没有灰心，而总是在每一次低潮过后的奋起中把广播剧的创作生产极大地向前推进，从而造就了各个时期广播剧的繁荣。《声·生不息——广播剧人口述史》通过参与者和亲历者的讲述，对中国广播剧发展的这一特点做了生动的印证。

接受采访的38位广播剧人，年龄最长的张庆仁同志，93岁，是名副其实的新中国第一代广播剧人，接下来依次为80岁上下、70岁上下、60岁上下、50岁上下和40岁上下，汇集了从事广播剧策划、编剧、导演、表演、评论、编辑、音效设计、制作和合成等不同工作的几代人。他们的讲述是那么真实亲切、那么鲜活生动、那么自信清新，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国广播剧人在创造广播剧艺术的同时也创造着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就是对广播剧的挚爱和对广播剧艺术的不舍追求，那声音、那话语、那形象，让我们很难忘记，并且引起诸多联想和美好的回忆。

这就是口述历史的魅力，他们是在说历史中的自己，也是说给今天和未来的广播剧人。

我作为曾经参与广播剧历史某一时段工作的广播剧人，有幸先看到了

《声·生不息——广播剧人口述史》，难以抑制激动的心情，便写下了以上感言。

是为序。

熊生民

2017年7月20日于北京

（作者为中国广播剧研究会原常务副会长）

前 言

2010年，在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举办的一次年会上，当我们见到仰慕已久的著名导演胡培奋、蔡淑文等老一辈广播剧人时，就萌生了要为新中国广播剧写一部口述历史的想法。7年过去了，几经周折，这部《声·生不息——广播剧人口述史》即将付梓，同名电视纪录片不日也将播出，一桩心事终于尘埃落定，一个心愿也算是有了一个了结。

本书最终定名为“广播剧人”口述史，首先是因为，随着越来越深入地采访，我们逐渐意识到为新中国广播剧写“史”是一件自己力不能逮的艰难工作，远非我们几个后生、晚辈在短时间内所能完成。惶恐之余更生敬畏之心，与其仓促草就，留下无数遗憾和诟病，不如小心翼翼、踏踏实实做点力所能及的基础工作，为将来撰写广播剧历史的后进、大家加点儿砖添些瓦。

其次，本书已是对原始资料（录音录像）的整理，并非原汁原味的实录，期间既有被访者的主动取舍，也有采访者出于种种原因进行的删减和修订，难免掺杂有个人此时此地的价值取向在里面。真实与否不可遽论，但主观色彩不可避免。所以叫“广播剧人”口述史可能比“广播剧”口述历史更准确一些。

再次，之所以叫“广播剧人”，也是想把“人”——一位位广播剧人放在一个突出的位置，他们既是历史的创造者，同时又是历史的见证人和记录者。通过访谈，不但能让我们管窥新中国广播剧六十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更可以看到作为历史主体——广播剧的亲历者、参与者的人生轨迹，看到在时代的大潮中个人跌宕起伏的命运，而不仅仅只是提供历史资

料的工具。所以在采访中我们对每一位被采访者都设计了大致相同的问题，通过对个人的人生经历、职业生涯、作品介绍、亲历见闻、人生和创作感悟、认识和评价等的回答，既粗线条勾勒出了新中国广播剧发展的脉络，同时又再现了一个个广播剧人的生动形象。

做口述史对于我们还是第一次。面对采访对象，我们除了克服各种困难，包括忍受北京、上海炎热的天气（因为录像需要安静的环境，不能开空调），还要恶补广播剧和口述历史方面的知识，尽可能地保证口述史采访的专业性，以确保采访史料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使其更具史料价值。在此过程中，中国广播剧研究会的工作人员和老一辈的广播剧人给予了我们大力的支持并做出了无私的奉献，进行大量的沟通、协调、联络等工作，从而弥补了我们专业不精、知识欠缺和经验不足，这也是我们在遗憾之余感到欣慰的地方。正是由于这些广播剧人的奉献精神，才使这本书具有了格外的分量。

本书中所采访的38位广播剧人，大体囊括了广播剧创作的所有职业，导演、编剧、演员、编辑、音乐、制作、管理，还有研究者；受访者的年龄大都在70岁以上，最大的已经93岁；地域上，基本涵盖了新中国广播剧创作的几大主力，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天津人民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等。但遗漏也是明显的，这38位受访者只是全国近70年来广播剧创作中很少的一部分人，还有很多领域、地域没有触及，这些遗憾恐怕只能留待未来了。

本书是对口述的一种整理，而非原汁原味的史料，因此为了文字的流畅和阅读的顺畅，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编者的主观选择。如何既让读者尽可能地接近真实的历史，又能让读者不因文字的障碍而失去阅读的兴趣？编者的处理方法是在最大限度地保证受访者的“口述”特征的同时，在不影响原意的情况下，对个别语言进行了书面化加工。一是对能体现受访者情感、情绪、个性色彩的语言基本保持不变，适当地做一点注释；二是为了语句通顺而调整了个别句子的语序；三是用（ ）表示编者增加的、便于理解的补充性文字；四是用【 】把受访者在后期修订时增加的书面内容标示出来。同时在体例上也统一起来，每篇口述都包括了正文、受访

者简介以及工作人员姓名、采访时间、地点、时长等，基本符合口述历史的写作规范。

不止一位受访者在接受采访时对我们说：“太晚了，许多知情人都已经不在！”但愿此书的出版能弥补一些老一辈广播剧人的遗憾，如果这本书能让更多的人重视广播剧、重振广播剧，我们的一切付出也就有了价值。

目 录

序 中国广播剧有了自己的口述历史	(1)
前言	(1)
安景林访谈录	(1)
蔡淑文访谈录	(15)
高坦访谈录	(39)
胡培奋访谈录	(60)
李京盛访谈录	(76)
刘康达访谈录	(85)
刘新风访谈录	(102)
刘雨岚访谈录	(119)
孙以森访谈录	(149)
熊生民访谈录	(161)
张庆仁访谈录	(175)
朱宝贺访谈录	(191)
邵军访谈录	(215)
沈弘访谈录	(226)
王秋访谈录	(239)
纪美娟访谈录	(245)
李道桐访谈录	(263)
刘青访谈录	(274)

潘荣一访谈录	(290)
孔祥玉访谈录	(300)
戎雪芬访谈录	(319)
史美俊访谈录	(338)
王小云访谈录	(357)
徐国春访谈录	(373)
高广义访谈录	(382)
郭银龙访谈录	(394)
姜萍访谈录	(406)
李景宽访谈录	(425)
饶津发访谈录	(444)
王波访谈录	(482)
王佳奎访谈录	(508)
王锐访谈录	(516)
王淑萍访谈录	(545)
郑淑琴访谈录	(560)
郭宏访谈录	(580)
吕卉访谈录	(592)
马国华访谈录	(610)
王宏访谈录	(623)
后记	(640)

安景林访谈录



采访者：李轩 向东

摄像：宋涛

录音：张文豪

访谈时间：2016年7月30日14点

访谈地点：北京安景林家中

访谈总时长：2小时

录音整理：李莹莹

文本选编：徐伟东

受访人简介：

安景林，生于1939年7月，山东省新泰市大协庄人。1965年毕业于辽宁大学中文系，同年分配到新华通讯社做记者工作。曾任辽阳市广播电视局副局长、辽宁省广播电视厅厅长、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常务副台长。1996年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长、广电部（现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党组成员。1999年12月任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会长、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副会长。参与创作的节目和撰写的论文多次在全国及辽宁省获奖，还参与编辑出版了《东北人民广播史》、山东大型当代历史人物传记画册《中华泰山儿女》、中国大型当代历史人物传记画册《中华齐鲁儿女》等书。

采访者：您是怎么跟广播剧结缘的？请您谈谈跟广播剧相关的工作，

包括您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任职期间和退休后在广播剧研究会的工作和个人经历。

安景林：我这经历挺复杂。我不是广播剧人，我是干了一辈子广播，但不是广播剧人。头7年，有5年时间是在新华社，大学毕业以后在新华社。然后6年，到1970年。1970—1972年到农村当“五七战士”，就是当农民了嘛，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嘛。1972年5月份调到辽宁电台，这才跟广播（结缘）。

采访者：开始正式进入广播这行业了。

安景林：当了9年的记者，后来到辽阳广播局当副局长，也就是下派锻炼嘛。

采访者：这是1979年的时候吗？

安景林：1981年，在那儿干到1983年春天，回来当辽宁广播电视台厅副厅长。到1984年，刚当了一年的副厅长。1984—1986年又到中央党校学习两年，回去以后又当厅长。1993年以后就去了中央台了。

采访者：广播也做了很多年。

安景林：主要是搞广播。从1972年一直到退下来，就一直在搞广播。实际上跟广播剧结缘，应该是退下来以后，有时间了，有一些会议能参加啊，有一些作品能够看多一点儿。原来就当台长，主要是新闻，再就是人事和创收，创收压力大啊！

采访者：是啊，90年代，那可不！

安景林：创收多了，奖金就多一点儿嘛！创收上不来，职工的福利就不行了，这个压力比较大。其他的像广播剧，也让我听，他们做完了以后，听一听、看一看行不行；也就是听一听，大的毛病能听出来，也能够说一说，好多毛病都听不出来，听一遍，一听而过。

采访者：那个时候主要是管理。

安景林：从管理者这个角度找错，没有什么硬伤的就都通过了。那时候中央台有一个广播剧部，我去的时候，最多有12个人。

采访者：那是九几年？

安景林：1993年。最多时候12个（人），有编剧、有导演、有音乐、

有音响，这都是配齐的。

采访者：那时候，宋铁峥老师都在那儿吗？

安景林：都在。

采访者：那刘保毅老师呢？

安景林：他退了。中央台广播剧最盛的时候，我都没在。

采访者：中央电台广播剧部 12 个人的时候，他们那个时候也需要创收不？

安景林：他们那个时候，没有分到各个部，（是）各个部门创收。我到了以后，就组织机构改革，正好 13 个中心。文艺中心分成若干部，其中的就有一个电视剧^①，电视剧有创收任务，但是创收创不了，而且需要投入。最早的时候是广电部每年拨给中央台 39 万，39 万是参加“五个一工程”（评奖）的，都是中央台制作的，但是它是广电部的名义报的，参加那个“五个一工程”评选，所以它给拨钱，每年拨 39 万。

采访者：全给广播剧部吗？

安景林：基本上全部用在广播剧制作项目上了。

采访者：39 万的话，一年能排几部剧？一个？

安景林：当时排不少。“五个一工程”那时候，一年有时候是（获）4 个奖。最早的时候是每个省可以送 6 部，那时候最多可以评四五十部，逐渐地一年一年减少。还有几年，把广播剧拿掉了，1995 年^②，把广播剧砍掉了，不参加“五个一工程”（评奖）了，后来我们写信。

采访者：噢，就是您在的时候？您写的？

安景林：因为那个时候跟刘云山他们比较熟，他是副部长，跟刘云山接触比较多。另外每个月一个例会，就上他办公室跟他汇报，就是这种工作关系。

采访者：那封信还在不在？

安景林：送上去就没有存了。

采访者：批复回来的？

① 口误，应为广播剧部。

② 口误，应为 2005 年，以下同。

安景林：这个如果保留的话，广播剧研究会应该有。

采访者：是您写的这封信？

安景林：我签的字。

采访者：安台，您有没有青年时期的照片？

安景林：青年时期的应该是有，但是我到处搬家，要不怎么资料都没了？搬了无数次，从北京搬到沈阳，从沈阳搬到辽阳，从辽阳又到农村待了两年。在农村还搬了一次家，从一个生产队迁到另一个生产队，然后又搬回沈阳，从沈阳又搬到这儿。搬到这儿还换了一次房子，当时住在路那面，那个房子没电梯，我这老了，要找有个电梯的，老了走不动了，打报告换的。那时候还是王刚，吉林的，“中办”的主任，他给批的。倒来倒去都给倒烦了。我书都扔了好多，所以说资料什么都没有了，再加上上农村的时候没法儿带，好多我心疼的书都当废纸卖了。

采访者：那是太可惜了。

安景林：在辽宁的时候，我办过“周末论坛”，一个专题（节目），就是每个星期六，搞个评论性的、像杂谈一样的东西，大家都很喜欢。后来，我到辽阳以后，“周末论坛”这个组有一个编辑想出版（书籍），（把资料）搜集到一块儿，后来他得心脏病去世了，就全都丢掉了。后来做管理工作，这些东西也没什么价值，就都不要了，这些资料也都没保留。但这个信应该能找到，因为高坦^①那儿一直没搬，她应该留着。

采访者：明天下午，高坦老师跟我们找张庆仁^②老师做录制，跟高坦老师说一下，让她找一下。

安景林：我可能会让你们失望，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说的。广播剧啊，它有一段萧条（时期），“文革”以前不算，“文革”以后也有一段萧条。中央台那个时候班子不齐，1993年，杨正泉^③调走之后，同向荣做广电部的副部长，兼任中央台台长，这个时候有一个副台长分管广播剧研究会，但是基本上中央台那个时候就剩了3个副台长了，一个管日常工作的，一

① 高坦，见本书。

② 张庆仁，见本书。

③ 杨正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原台长（1985—1993年）。

个管技术的，一个管宣传的，根本忙不过来。

采访者：您是1993年到中央电台的，直到退休？

安景林：1993年到1999年年底，退休是到2003年，但是1999年年底职务就退下来了，不当台长了。退休是2003年。

采访者：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10年？

安景林：是这样。广播剧研究会是1979年到1980年之间成立的，正式（开展）工作是1980年，比现在的广播联合会要早几年，它是1987年，广播剧（研究会）是1980年。过来以后，他们非要推着我管。刚开始挂个名，那个时候都是这样，广播剧研究会的会长、副会长，基本上都是在职的，现在不允许了，那个时候就是挂靠中央台来管这个事儿，牵头。实际上，到了1992年、1993年，中央台管的不多，是黑龙江台在管，就是它一直坚持。最早（在）1994年，我参加过一个“大庆杯”广播剧的评奖，那时候全国（参评的）才40部剧，就已经觉得很多了，就是几个直辖市再加上各个省，西北的省份还没有，主要就是东部、东北三省能做。

采访者：哪年做的中央台台长？

安景林：1993年过来的时候，我是常务副台长。中央台的一些大的事情我要请示，上面还有同向荣，他管，我做不了主。1996年，同向荣他不兼任了，我就当了台长，这样就管全面各项工作，就没有更多的精力看节目、听节目（了）啊！

采访者：2006年的时候，您写的那个信？

安景林：1995年写的^①。当时知道广播剧可能要被拿掉，“五个一工程”不评了。中宣部文艺局的这些同志觉得不太合适，广播剧还是应该保留。刘新风^②他就跟我们说，跟我也说，你们给部领导写封信，提提要求。

采访者：那个时候刘新风是刚来吧？

安景林：他也是刚来不久。还有一个叫……

采访者：那个时候是李京盛^③吧？

① 口误，应为2005年。

② 刘新风，见本书。

③ 李京盛，见本书。